

解莊

宇津木益夫解

雜篇

卷二





解莊卷之十九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尾張宇津水益夫天放解

其獻恠遊涉此者甚新人耳目長人意見讀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復愈有深味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若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

徐無鬼

明治三十八年
十月十八日
購求

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
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
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
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
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形。若卹若失。若喪
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
釋文。無鬼。緡山人。魏隱士。方壺云。夫山林之士。虛
靜恬淡。寂寞無為。各安其性命之情。自適其適而
已。無所病苦。安所取勞哉。而武侯勞之。故無鬼假
其意而反之曰。我則有勞於君。蓋君將盈嗜慾。滋

好惡。則逐物喪真。而內者病矣。黜而去之。則耳無
所聞。目無所見。而外者病矣。內外交病。君之可勞。
莫甚焉。武侯超然不對。獨見云。超然遐想之意。不
對。乃必自思。所以免此者矣。陸云。少焉。無鬼語之。
以相狗馬。蓋因論狗馬。而相士之道。寓言表。夫狗
之下者。執飽而止。執飽。謂以搏執求飽。得飽則止。
是狸德也。捕鼠則其志足。無真志也。不可用。中之
質。若見日。此蒿其目。而心若有思也。神已專於內
矣。上之質。若亡其一。蓋併其思而亡之。嗒焉。如南
郭子綦之喪耦。渚子之養雞矣。蓋執飽者。見可欲

而動精神發露。一試便休。此喻士之無養者。視日則似有所養矣。是故可以迫之而動也。若亡其一。則全不欲試者也。全不欲試而後大有所試。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准之相馬。亦復如是。夫國馬者。方圓曲直。動合矩度。即國士也。若夫天下馬。則若卹若失。若亡其一。卹與失者。惛惛悶悶。全無發揚厲蹈之意。莊老立論。主意只在凝神守氣。千言一旨。儒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只為有見於此。武侯一聞此言。大說而笑。笑不笑。一時則不可知。然著書者。直是自

信。具耳目者。可以相說而解耳。吳儔云。無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悅而咲。喻之有道故也。新傳云。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於所好通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狗馬也。寓入道之意於狗馬耳。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宇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為。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為無用。所以能入於

道也。管見云。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矣。視日忘一。猶可形容。至於卹失喪一。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無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弢略也。方思善云。按多欲則神傷。絕欲則神妨。惟至人為能行於欲而不流。乃所以為善養神也。行於欲而不流者。惟外生者能之。若亡其一。若喪其一。此外生之喻也。而呂氏以為喻人臣之忘勢者淺矣。百九十九言。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歎

吾君之側乎。陸云。夫詩書禮樂之文。與金匱六弢之略。文則可以經邦。武則可以戡亂。故曰。奉事而大有功。而君未嘗說之者何。蓋腐儒之空談。與策士之勦說。人主厭聞久矣。今也一聞狗馬之論。無所因襲。獨見吾之言。以之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道。誠哉。其為真人之言。空谷之足音也。焉得不趺然而喜。大說而笑乎。虛空。即空谷也。柱。塞也。鼪鼯之逕。山蹊之間。鼪鼯所由之處也。而藜藿音朝塞之。荒涼可知。餘踉。欲行貌。位。處也。言行行且止之時。偶聞足音。已

自不勝其喜況又聞親戚昆弟之警歎乎其側乎其又殆有甚焉者此段曲體物情以喻武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幸得聞至言分明譏笑魏國無人而前之所說從橫捭闔皆非人言也獨見云今人於紛然酬酢之時回念狹提最為可樂味乎此則漆園反性之旨可見矣流人喻離性之遠逃虛空喻遁于所處而迷以失真也二百五言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

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賓音攢。陸云。言先生老矣。若就寡人之養而來。則當備酒肉以奉先生。若有意於寡人。則相與以圖社稷之福。於是無鬼又就養之一字。生下意來。言君勿謂萬乘之養與匹夫不同。凡天地之養一也。

其以爲萬乘匹夫者。所處異焉耳。猶之登高居下者然。夫物有各足。登高不能長。居下不能短也。而君獨以爲高爲長。而苦短者。下者之民。啜其膏血。以養己之耳目口鼻。自以爲得。而不知己之神不自許也。夫神也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和之至也。故好和而惡姦。姦之爲言。亂也。今以聲色臭味之塵。蔭其六根。賊其天和。不謂之病而何。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也。而君獨病之。何哉。於是深思而自得之。則知老子所謂生而動之死地者。以其生生之厚。而益生曰祥之旨。可以

引伸而得之矣。百六十五言。

武侯曰。欲見先生者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

夫偃兵哉。

陸云。此下正言圖謀社稷之福。愛民仁也。偃兵義也。仁義以為國。固無不可。而無鬼以為不可者。謂其為之以有心也。何者。有心愛民。則姑息之政行。是雖曰愛之。而其實害之也。故曰。愛民害民之始。有心偃兵。則警備之防弛焉。是雖曰偃之。而適以造之也。大抵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為之。若為之以有心。則雖足以成仁義之美名。而不知及為不成之始也。弗成可也。又況成之以有心乎。有心。則雖為仁義。而且幾於偽矣。蓋當時諸侯多有假借。

仁義以濟其貪欲之私者。故無鬼言此以警之。何謂成美惡器。凡造化物理。成之於先者。必虧於後。故始於治。常卒乎亂。至人深達化權。故一以無名之朴。鎮之。而不以成美自居。夫形固有造。形者。無形則無造矣。成固有伐之者。無成則無伐矣。變固有外戰者。心平則爭息矣。是蓋不爲禍首。不爲事先。無心順應。修胸中之誠。而勿撓。則既無害民之端。又無造兵之本。所以爲得。君亦必無威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麗譙。宮樓名。鶴列。陳兵也。徒。步卒也。驥。騎射也。鎬壇之宮。社稷之地。

也。夫嚴肅之所。自合清虛。神明之舍。本宜靖謐。以況心本無生。忽然起念。則是鶴列於麗譙之間。徒驥於鎬壇之宮。失常之變。莫此爲甚。厚其愛民。偃兵之初心。不過藏仁。要人。以爲強國之計。是謂藏逆於得。以知爲謀。以巧取勝。以戰天下於才術仁義之中。以兼人之土地。而殺人之士民。收其子女玉帛。以養耳目口鼻之私。以收吾神。而不知吾神受內戰之傷。亦已多矣。如是則所獲不能補其所亡。所得不能濟其所傷。其戰也果孰爲勝。勝安在乎。君若勿已矣。則莫若修吾之誠。以應天地之情。

而勿與物撓。修吾之誠者。絕去仁義之幾偽者。一味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則自然與天地之實理相應矣。凡事物之去來。順逆自然。各適其適。而不相撓亂。夫民命生死。皆懸君之一念。如是不與物相撓。則無心變外戰之患。而民之死脫矣。又何懼夫。兵之爲害。而以偃兵爲哉。蓋直說到箇行無行。攘無臂。仍無兵的地位。非至德其孰能與於此。百八十四言。

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矧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

首稱天師而退。衣去其害。謂言而曰。黃帝再拜。計天此段。諸解紛然無著落。七聖之名。所寓不明。不可解也。今以妄解之。讀者以妄聽之。凡欲脩真道者。必先起知慮。以工夫之。此黃帝之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之時也。方明者。從前所學得理義之明者。而也。故為知之御。能導知者也。昌寓。一作昌寓。寓與小字同。心字也。其進取之勢。心字未泰定。而氣焰熾盛也。故昌寓為知之驂乘。又曰昌寓。則以其理義之所明。昌寓他物。以述其彷彿者也。此亦助知之意也。張若者。乘氣張勢。以張大其志也。謂明者。朋

友講論討習也。此二聖長知者也。故為知之前馬。昆閤滑稽者。其知之所不知。所不能明。惟知志高遠。而不知其備於己而不缺。但以佞辯唱其似者。以為自得者也。此其心中。半信半疑之情可見也。此世上篤志進取。其氣概張大。師資討論。欲以口辯飾其闇昧者之形狀也。不知及觀內視外。其心知。而體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徃徃如此。所謂博聞多識。而不知己之真在何處者也。按說文云。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又除也。曰襄城。則除解其城垣之樊圍之意。便是七聖之所知。未免其藩圍行

至襄城無牆垣之野則宏曠虛廓無所用知而知也。故迷道遙遊曰曠漢之野無何有鄉。說者謂以喻道之本原。一聞此語則人人以知推之。以為恢廓虛曠無知無心。即道之本源。似則似矣。依然以知察之。以計無知無心者也。曰襄城之野而不說其義。則不可謂之同於無何者曠漢也。襄城之字奇。其意非凡庸之所得測。宜哉。知者皆迷矣。於是乎不返還童子之朴。則無所問塗。夫具茨之山何處是。當須返問大朴未雕知寶未開之童子也。茨。蒺藜也。爾雅釋草。茨。蒺藜。註布地蔓生細葉。子有

三角刺人。具茨之山。人人之軀殼是也。有此軀殼。故又有七聖。有七聖。故有襄城之迷。有襄城之迷。故有復歸童子之大朴也。不復歸大朴。則不知具茨之山有大隗也。其茨之為物。子葉皆有刺。刺著人之身體衣裳。有此軀。故善惡知慮無不關係。上自道德。以至百家衆技。日用事事物物。皆莫不此軀之蒺藜。皆為此蒺藜。所刺傷繫縛。而不得自在。若人能知此軀為具茨之山。而不自軀殼上起念。則擺手無所粘縛。無所粘縛。而後始體大隗乎。童子既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其愈於黃帝

遠矣。字典。隗。俱為切音龜。作五罪反者。非。集韻。山名。字彙亦然。夫大隗者。非大道也。又非不大道也。若欲知大隗。則問之於大朴未雕之小童。何以故。小童自云。知大隗之所存故也。黃帝從異小童之知。具茨大隗。而不再問其所在。所存。唯問為天下者。具茨大隗。非黃帝之知。之所能知故也。小童曰。為天下亦若此而已矣。此語。諸解亦紛紛不一。此自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以至復遊於六合之外之事。便是若此而已矣。之義也。故復曰。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予又奚事焉。乘日之車者。不怠

而進之意。黃帝猶不達若此而已矣之意。又再問為天下。小童辭復問。故以牧馬喻之。此不以知養。怡以怡養知。而欲逞知以得治身為天下之道。僅聞牧馬之義喻。以為自足。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不知怡知交養之義。而欲因知以得道者。皆黃帝之流亞也。余以胸臆。妄測度之。未知當否。諸解膚淺。無足取者也。二百四十六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受前而言。知辯察三士。皆囿於物。而不得自由也。

前文全是譬喻。此段明示其情也。黃帝之知已迷於襄城之野。不得復進。雖遇大朴之童子。猶不去。黃帝之知。則不能達具茨之山。知大隗之所存。故徒聞牧馬之譬。退而已。是以知推究牧馬之譬而已。依舊不免知之所測也。故曰。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凡人情徇於外物。而好自顯者多矣。往往欲所試於世。故辯士察士。亦無所試其才。則不能自見。故不樂。此皆為物所囿者也。以下數段。皆言囿於物者之情也。凌。凌轢也。諍。罵也。誚也。詬也。前漢賈誼傳。立而諍語。服虔曰。諍。猶罵也。張安曰。責

讓也。獨見云。無凌諍則不樂。必察而后能用。其凌諍也。三十六言。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獨見云。招世自炫者。將以求售。中民庸碌者。惟思保位。宿。如信宿之宿。宿名。欲名居于此而不去也。陸云。招世者。招搖於世。以自見者也。其人砥礪名節。卓然興起於朝廷之上。中民之士。務求得民之心者也。榮官。謂以官守為榮也。筋力之士。則孟賁

烏獲之徒也。矜難謂勝人之所難勝。舉人之所難舉。勇敢之士。聶政荆軻之類也。奮忠謂自奮於憂患之中。而威武有所不能屈。兵革之士。士之急功者也。故得戰而樂。枯槁之士。士之苦節者也。故得名而止。法律之士。法家者流也。廣治謂廣其治世之具。禮樂之士。縫掖章甫之輩也。敬容謂飭其動作之容。仁義之士。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者也。不得志。則不能與民由之。故貴在際時。言士之品不同。而志之所存各異。然皆非尊導而貴德者。特有方之士耳。皆七聖之餘流也。五十四言。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比比周之比。親昵也。暱也。通力合作也。草萊。闢除草萊。以廣封殖也。農夫秉耒耜以耕者。故非作此事之人。不親昵也。商賈往來市井。以射利者。故非市井中之事。不親昵也。是以凡民之業。有恒產。則勸以務其業。故雖百工。各有一藝之巧。則精神自得。以為同有天下之貴矣。故其形神俱壯。自大道觀之。則囿於外物者。而未至於襄城之迷者也。皆曲士。而大道之所不取也。三十八言。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陸云。貪夫所重。在積畜。故錢財不積。則貪者憂。夸者所貴。在權。故不甚則夸者悲。勢。權勢。物。物力。兼上二者言。樂變。謂喜於更張。以自夸耀。此去大道。何啻天壤。二十二言。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注云。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己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士

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呂註云。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為囿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囿於物也。不能囿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為。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為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為。此皆順比

於歲寒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為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真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及。此至人之所悲也。通義云。囿於物者二。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于時者。十又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不物于易。不為物之能變者也。物而能易。則形雖物。而能神矣。前之諸藝情狀。皆如物之有方有所。不為能變易之物也。虞齋云。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曰。順

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舊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氏言回光反照也。方壺云。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聖人不能違時。遭時之我用。而不能以無為者。順也。比於歲功。當春而生。當夏而長。當秋而殺。當冬而藏。物則有變有易。而化工元氣。則有不物於易者存。此便是出為無為之意。若夫外馳其形。內馳其性。舊沒於萬物之中。而終身無所歸復。此則所謂物於易者。逐於末。而喪其

真悲夫。細味此。亦前數條之結語。獨見云。遭時有所用二句。言雖得時而駕。亦為已而已。順比于歲。合于時趨也。若此者。為物所易。而不能易物者也。既為物所易。則內外皆汨于物而已。以上諸解。各有所見。而不一。猶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未達於襄城之迷。而強以知窺者也。其馳形性。潛之萬物之中。終身不及。亦為蒙叟所悲者邪。三十六言。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

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循本云。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期志的。偶爾幸中。便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以喻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為天下皆

堯也。可乎。揚。揚朱。秉。公孫龍也。冬寒之時。能不以火爨。夏熱之時。能以水為冰。二事雖奇。然不過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為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為水。未為奇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角聲。則彼角聲自動。似為奇。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奇也。如唐曹紹夔知音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怪。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齊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僧如其言。食畢。紹夔出懷中錯鏹。擊

數下而去。聲遂絕。僧若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隨愈。又李嗣真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得鐘云。當主也。學記鼓無當。當於五聲之當。又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專然者。乃是為衆士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於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鐘之宮。宮為君。故能役他律。此亦常理。不足為奇。且若是邪。言惠子所自是者。亦若魯遽邪。惠子答云。莊子謂吾與儒墨揚秉為五。不知孰是。而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是。

而四子非矣。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鎖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蹠子。於宋者。其命閹也。不以完。其求鉏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蹠閹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蹠。蹠蹠。行不進貌。鉏鐘。鉏鼎與鐘也。岑。在林反。岸也。相拂以辭。謂抗其辭以相諍也。相鎖以聲。謂厲其聲以相壓也。言儒墨楊秉之徒。與我相辯若此。

而卒屈服於我。未始吾非。則吾之是。何如耶。不知道以無諍為貴。相抗相鎖。非道也。莊子且不說破。真連舉三事。作譬。用以戲劇惠子。齊人蹠子於宋。以為閹。其命閹也。不以完。蓋昔者。以則守門。故欲使子為閹。則必蹄之。而不欲其完。至求鉏鐘。則束之縛之。惟恐缺壞而不完。夫在己子。則不欲其全。在鉏鐘。則必責其完。自恕於己。而求備於物。惠子之與人辯也。亦復如是。又有求唐子者。唐亡也。既忘失。則當遠求他郡。今乃求不出境。終亦遺失而已。故曰。有遺類矣。又楚人寄而蹠閹。夜半逃歸。足

未離岸。而即與舟人鬪。鬪可得乎。吾恐夜半無人之時。必為舟人所擠。適足以造怨而已。為踳闇者。將鬪而造怨乎。將不鬪而求客乎。此時此地。分明鬪不去矣。今惠子守其一說。而不知深究精微。遠討訓典。與求亡而不出域者。何異。然其說終不能行也。則亦夜半鬪舟之踳子耳。末篇云。惠施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特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恠。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則惠子之為人可知矣。又按求虛鬪舟二喻。深可細繹。一則喻其失之遠。一則笑其雖夜半無人亦將鬪不去。

也。莊子之文。善於戲劇。此類可見。夫不怡知交養。而惟以己之知。計之於胸臆。以為自得其奧旨者。是求唐子。而不出域之徒也。若是者。必於愚夫愚婦面前。強辯以夸示者也。是不亦夜半無人之謂乎。世鮮識者。唯以口給誑欺者耳。而抗顏為人師者。免此二喻者。鮮矣哉。百四言。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剟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剟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剟之。雖然。臣之

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堊。白泥也。漫其鼻端。如蠅翼。言薄之甚也。鼻端固難剜。而堊薄。又難之尤難者也。匠石便運斤成風。堊盡去。而鼻不傷。匠石之技。可謂精絕矣。然非有立不失容之郢人。則匠石亦無所施其巧。是郢人匠石之質也。質如繪工以素為質之質。此喻必有惠子之強辯。然後我得以其說窮之。自惠子之死。天下無復與我相持者。而我亦無與之言矣。蓋惠子真箇水強。說他不倒。如立不失容者。若一折便

倒。則何俟多言。今天下為惠子者。豈少哉。獨使至人費詞以窮之難矣。難矣。西仲云。以惠子之輩。猶痛惜之。則莊子之言舉世無一知之可見矣。余以為豈唯當時哉。千載之下。亦無一知之者矣。噫。獨見云。物必有質。而後文可施。郢人既死。無復立不失容者。故謂之質死。惠子天資甚高。敏悟絕世。漆園睠睠不舍。猶孔子取狂狷也。百二言。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

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陸云。病病言病甚也。可不謂云。至於大病。猶云。設有不諱。至於大故。則寡人何以托國。公已屬意於叔牙。而仲則固謂之不可。牙之爲人。潔廉善士也。

廉潔之人。率多峻峭。而無休休有容之度。故不比。於不已若者。一聞人過。則終身不忘。相國之道。受國之不祥。含人之污。惟恐先己而後人也。今也以若人而托之國。彼必將以皦皦之行。上鈎其君。以致聲譽。而下強人以所難。強則逆。下逆則無與無輔。吾恐不久。將得罪於君矣。勿已則隰朋可。隰朋之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正言若反。此等言語。大能警俗。上忘者。忘其勢分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皇者。脩夫道者也。帝者。脩夫德者也。人有不由於道德。則是不若皇帝也。故愧之使

人人皆由於道德者。己之心也。不若己心者。則哀矜之。分人以德。謂之聖。朋其人也。分人以財。謂之賢。朋其人也。以賢下人。則得人。朋其下人者也。之人也。於國有不聞也。於家有不見也。漠然而無爲。寂然而無名。是隰朋之行也。故以之屬國而可。獨見云。不比之。可謂人至情則無徒。此即潔廉之累也。夷齊不念舊惡。所以雖廉而不害于聖。鉤引君之惡。逆拂民之欲。上若忘之。下若畔之。使與鉤君逆民相反。列子作下不畔。郭本皇作黃。百八十七言。

吳王浮於江。登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蓐。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陸云。委蛇。自得貌。攫抓。便捷貌。見巧。以巧自見也。王射之敏。疾射之也。射之疾。而狙搏其捷矢者。亦甚給。狙之能若此。宜足以自全。而反以速其死。王命左右相者。趨而射之。狙執死。司馬云。見執而死。

也。西仲云。矢多不及搏。執其矢。而斃其處也。王顧謂顏不疑。而戒之曰。惟此狙。伐其巧。恃其便。以驕予。故至此殛也。嗟乎。汝無以色驕人哉。色字所包甚廣。富貴則有驕泰之色。賢勞則有矜誇之色。施子。則有恩德之色。尊上。則有傲慢之色。是皆內無所養。故不能忘己忘物。取禍速戾。正在於此。不疑一聞其君之戒。親賢友善。鋤去舊習之荒穢。深自貶損。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嗟乎。顏不疑。可謂勇於徙善者矣。百十四言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一作固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齊物論。既說喪我之義。此段子綦之所以喪我有此造詣之深故也。陸云。物之尤。於人物之中。稱之以為最也。而槁形灰心。若此亦將何以自見邪。子綦曰。我固不欲其自見也。昔者居於山穴之中。齊

侯田禾。一來觀我。而國人三賀。三賀者。賀其得賢也。是我必有以自見。如人之鬻物者然。是彼聞名而來。名之所由著。實之所由喪也。吾嘗悲夫人之自喪者。人皆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吾又悲夫悲夫人者。知悲人之悲。而不悲己之悲。則所以自治者疎矣。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乃日遠矣。此喪於我之實的。然而始覺所造詣之深矣。杜牧之阿房宮賦末段。取於斯矣。百三十六言。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

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陸云。古人於此言矣。古人飲酒。於此率多以言。陳善納誨。蓋啓孔子有言之教。而孔子則言。吾聞聖人有不言之教。而吾未嘗語人。今則於此語之。夫宜僚弄丸而難解。叔敖寢羽而投兵。乃知天下之事。無心於為者得之。丘亦何言之有哉。願有喙三尺而已。凡鳥喙長者。多不能言。如鸛鶴之類。孔子

之言止此。莊子斷之曰：彼二子，此孔子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德總乎道之所一，言止於知之所不知，至矣。而今之為德者，曰仁曰義，則不能總乎道之所一。今之言者，高論廣談，於六合之外，則不能休乎知之所不知也。謂之何哉？或曰：淮南子云：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注：敵國不敢犯害。又通雅：甘酣通循本。若言可用，則吾願有喙三尺。反言

其無所用也。沈註：枕羽而甘寢也。獨見云：總，兼容并包，而不分析也。道之所一，有一而未形也。德皆從此而孕，故總乎此。知之所不知，則無可言矣。故休乎此。按孫叔敖，薦賈之子，名艾獵，為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入箇常在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在仲尼卒後百十三言。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

受上文而言。道者先天道朴，一而不分，失道而後

德於是始有四端萬善之名。要皆有心為之。而去自然者遠矣。故曰。德不能同也。同一作周。亦通。知既非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強辯。而亦不能舉之以示人也。故曰。辯不能舉。今之以儒墨名者。類同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曰。吾斯之謂道也。斯之謂知也。豈不裂道畔。知以其學術禍天下哉。故曰。凶矣。二十九言。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陸云。海不擇衆流。無所不納。而後為大之至。大人兼包天地。潤澤萬物。而不知其誰何。其不可測。與海同量。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生無爵。而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大之難名也。如此。聖人無名。所以為大也。四十五言。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矣。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陸云。善言。即今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為賢。而況

許之為大乎。蓋大無名相。迫出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為也。有心為之。則不足以為大矣。夫為大尚不足以以為大。則況為德乎。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也。德則道之降焉者也。為德所謂下德執德而德非其德矣。其可謂德乎哉。夫大則備矣。大備者。莫若天地。然天地奚求焉。而大備也。能知大備者。無求也。無失也。無棄也。何者。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何所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以物喪己。反之於身而名足也。循乎遠古而不摩也。此大人之誠也。所謂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為而成者。也是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摩也。七十八言。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歆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是極也。九方歆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恠。

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恠徵者。必有恠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糲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陸云。夫非望之福。有道之憂也。惟知者能深知之。捆有國君同食之相。常人方自慶幸。而子綦則固

憂之。何者。謂其非所致而致也。古之人。積功累仁。如禹稷之躬稼。大王之遷幽。莫不有深原之澤。及於天下萬世。而後子孫陰受其福。是謂牧也。而耕生。田也。而禽獲。有所自來。無足恠者。且夫盡酒肉之香味。入於鼻口。而不知其所自來。寧無恠邪。今吾之於世也。澹然漠然。一無所爲。邀樂於天。邀食於地。即所居之位。樂日用之常。不與之爲事功。不與之爲謀慮。不與之爲恠異。乘天地之誠。而不與物相撓亂。委委蛇蛇。不見其有宜人之事。而天以世俗之福。償之何邪。殆恠徵也。非我之致。天其與

之而不能逃焉者乎。便是老子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為妖。善復為孽。惟有道者。知之而不處焉。未幾而捆為盜獲。則之而鬻於齊。為蹠闔者。食肉之相果驗。而恠徵之說。信不誣矣。牂北羊也。室西南曰奧。西北為突。渠公屠者也。當其街。故常有肉食。翼註云。九方歆。善相馬人。淮南子。作九方皋。渠公齊當室。為街正。買捆自代。郭注云。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為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

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位之。呂註云。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其有恠徵者。乃知自天與之。而非有自取之也。循本云。未嘗牧田。而牂鷄生於室中。即詩云。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鷄兮。但下得生字差異。獨見云。用盡於入於二字。大奇。渠公。齊宮中街名。應國君同食。收則之者。與全恐其逃也。世人求無根之福。而蒙禍者不少矣。中庸所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命其可不畏乎。蒙叟所以示人者。最深切矣。三百十七言。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觀。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劉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此亦內篇仁義之解也。前篇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之意。此不體天地之誠。而欲以仁義求萬姓

之歸往。其爲開利之端也必矣。蓋仁義則不能不愛利乎斯人。而天下之人。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其親愛者。皆其利賴於我者也。是天下之利。仁義者多。而捐仁義者寡矣。捐仁義者。與之相忘。而不知帝力之何有者也。是在隆古則然。且夫以利相悅者。利盡則散。寧能保其後之不以人相食耶。夫以誠行仁義。雖無心於感人。而人之應之也。猶不能已矣。又況煦煦畜畜。有心爲之乎。我已無誠。彼唯貪我之仁義而來者。可勝言哉。乃田成子之行。可見也。且貪禽者。未無厭心。假之以器。則愈貪而愈無

厭器謂網罟罾弋之類。民之利賴於上者亦無厭。心招之以仁義則亦愈貪而愈無厭。是以仁義為利猶以一人之劉制利天下也。譬之一規規訓割其言工人以刀斧劉制物料非不稱利於一規之頃。然一規則朴散為器生意斬然矣。便是利中之害也。仁義亦然。夫堯知賢人之仁義足以利天下而不知適以賊天下。唯高出賢人一等地者能知之。其他未免驚其耳目駭其見聞。此齧缺之所以逃堯也。獨見云。亟亟以畜天下為仁則必有不仁者存乎其中。故恐其為天下笑也。而人與人相食之。

患亦基乎此矣。此皆不能以誠及物而以愛利行仁義也。苟有誠於中何用行仁義哉。有器所以得禽有仁義所以得民。規暫過目也。言一人之所見有限不足以斷制利天下也。百四十言。言限規。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閒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但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

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吁爰反。又吁晚反。或作暖。陸云。暖姝。濡需。卷婁。六字叶音。暖。柔貌。姝。妖貌。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既以自媚。因以媚人。不知虛靜之中。未始有物。居然著此。翻成理障。所以老聖有絕學無憂之訓。語上乘者。誠不當以外入者而自足也。濡需。謂

偷安須臾之頃。喻諸豕豨。擇豕之疏鬣而棲之。自以為廣居大囿。奎踦曲隈。乳閒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屠其豕。燎其毛。則將與之俱焦也。人之托身於權豪富貴之門。而一旦與之同禍者。何以異此。故謂之由域而進。亦由域而退。此謂之濡需也。卷婁者。舜是也。夫肉必羶也。而後蟻聚之。舜所居。三徙而成都。是舜之行必羶矣。故堯舉之童土之地。童土。即童山。山不生草木。曰童。則陋之甚也。堯之舉舜也。曰冀其方來之澤。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而已。而舜反為所苦。蓋自三十登庸。

之後年齒日長。耳目聰明日衰。猶不得歸息。而日兢業於萬幾之煩。此所謂卷婁者也。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而不得安乎其性命之情者。其失均也。奎蹄。蹄之勢似奎星也。奎曲。猶今曰斗折也。曲隈。蹄之曲處也。通雅。暖姝。言其柔悅也。崔烈傳。反不知姝邪。姝姝。猶好好也。卷婁。偃僂而自苦之貌。又卷婁曲簍。咸羊肉之器。聚婁同。沆池。筆記。直為羊非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者。猶言域此以進。域此以退也。此濡首于權利。而不能引決。以至于亡者。舜舉於童土。此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

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凡古人今人。能得免此三等者。有幾人矣。學者深省。二百六言。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衆至。謂衆人之至歸。人衆則各異情。故難得其和。同。故堯舜之世。猶不能無庸違方命之徒。強欲和其不和之人。則所損不少矣。故曰。不比則不利。比合同也。故莫若無心於天下。是以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養和。以順天下之來去。庶乎得以全吾之真。此之謂真人。卽神人也。陸云。以其無假。故曰

真以其不測故曰神。始無二義。煬炙也。為和氣所炙。一云融也。又內自溫暖之意。又如煬者避竈之煬。抱其德而不用。惟煬其天和。以順天下也。三十九言。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陸云。於蟻三句。隱語叶韻。亦自奇特。表真人之忘情也。蟻雖甚微。而猶有慕羶之知。是不能忘情於

物也。故於蟻棄知也。若魚之相忘於江湖。則為得計矣。羊羶而亦聚蟻。人以美行而致人。亦羶意也。故棄其意。則無羶行矣。此與物相忘。故使目忘色耳。忘聲心忘識矣。此所謂聽止於耳者。而徇乎耳目之內通。而外乎心知者是也。心復則忘識。而不馳於外物也。復字須子細。易所謂敦復之復。是也。抱德煬和之學。蓋如此。若然者。不見物我之不平也。故曰。其平也繩。又不見事相之失常也。故曰。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一天而已。故曰。以天待之。一作代音通。不以人入天者。不以已與之也。是故古之

真人。死生俱得。生時得在生。死時得在死。真是無死無生。無得無失。便是其平也。繩其變也。循無死生。則無得失。亦無增減。釋氏所謂不二法門。不外乎斯矣。呂註云。以目視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去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間。而得所謂見見聞聞。知知者。則無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為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按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此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呂吉甫有所自得而言邪。獨見云。管子蟻壤一寸。而仍有水。是蟻有知也。如蟻

棄知。則無營求。如魚得計。則不為餌誘。如羊棄意。則不喪於多岐。此承上抱德。以起下復心也。以目視目三句。即抱德之意。所謂同乎無知。其德不離也。平則因物而無所私曲。變則循物無所作為。王元澤本。作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以天待之。以無為待物。不以人力助無為。得之失之之字。指物而言。或得于物而生。或失于物而死。真人不能離物而生也。或得于物而死。或失于物而生。真人不為喪己而徇物也。上二句。不離于物。根以天待之來。下二句。不泥于物。根以人入天來。鍾伯

敬曰。得生失死。其生榮。其死哀也。得死失生。欲有甚于生。惡有甚于死也。六十八言。

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癰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陸云。卽以藥喻之。董毒而梗浮。雞補而零利。當其用也。名為帝。為帝。則用之者得。而不用者失矣。然豈有常為帝乎哉。卽舉數品。其他不可勝言。可以觀死生得失矣。如繩如緇之意如此。董烏頭也。雞癰。芡實也。豕零。卽猪苓。韓子所謂豨苓是也。或曰。通雅。雞癰。芡實。管子名卯淩。方言云。芡子實。謂之

薦。俗名雞頭盤。蓋藥之醫病。不合其證。則反速其死。人之脩道。得失死生。有時轉變。此未若無病之用人。不用醫藥。故也。所謂病而求醫。禿而施髻者也。以下數段喻其意。二十五言。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越王句踐。困棲於會稽山。大夫種。能於越亡之中。而知所以存之。故遂能報吳。以成興後之功。而其既復也。反以自殺其身。是知越之所以存。而不知

身之所以愁也。陸云。此明於謀國而暗於保身。何也。人固無全知也。故曰。鵲巢夜撮蚤而晝不見丘。山日有所適也。鶴脰長而解之則悲。足有所節也。節者。止而不過之意。此猶藥之得於此而失於彼也。死生得失。果安在。可以見去真人之遠也。四十八言。以甲前三十卦。依會稽山論。味文之故。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沈註云。只。止也。或曰。請只。猶言縱便。河流而不舍。

晝夜。加以風。則其損減可立待焉。日照而不降雨。濕。加以旱。則其耗竭可立見焉。然而風日未嘗能使河減耗損竭者。有源之可恃。而往故也。雖真人。於其形質也。亦有死生得失之時也。猶風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者。然而應萬事萬變。而未嘗有窮者。有本之可據。而明故也。郭註云。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夫形骸者。磨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呂註云。通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四十二言。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守者。不離之義也。獨見云。風日常處之。何亦常然而不損。蓋恃其不竭之源。源之所以不竭。以其常在于土而不離也。真人之德不離。寧異是哉。呂註云。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也。陸云。審猶定也。物各以氣類相守。如磁石及鐵。狸犬守鼠。陽燧取火。方渚取水。皆一定而不移。故曰。物之守物也。審知其審。則守其審。而天下無不安之分矣。應帝王曰。鯢桓之審。爲淵。審者。專一仇定之謂。是推究而

不容疑之義。人人能審其德。不離之真。則死生得失。猶風日過河。有損不竭者。有源之可恃也。此非內觀審定之至。輒難證者也。十九言。限長而意。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人若不審水土形影物與物之守。則內觀不熟。而殉於外塵。此便是所以殆也。前三審字。生此三殆字。自句踐段。至此一收。更生自足之於地。至末篇

之義。使學者徵實踐之意。誠深切矣哉。實一作實。
其義愈明。新傳云。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
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於造物。而不離於造物
也。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觀也。形無意於影。
而影所以生也。造物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
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
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殫也。必
期於明。則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意於
聰也。必期於殫。則是有意於殫物也。夫有意於聰
明與殫。則不免於危殫矣。豈相須之道乎。古之至

人知多智為禍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不
能為之累。世俗不能而矜其智。禍之所以滋蔓也。
然禍之始生也。依於禍以順其功。如大夫種始之
能存越也。故曰。其反也緣功。乃其為累。則固非朝
夕之立至。如大夫種終之不免亡軀也。故曰。其果
也。待久。凡此智之招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為身
之珍也。所謂蔽蒙之民乎。夫耳目之於聰明。心之
於殫物。莫不殫不特是也。凡一有所能者。皆足以
殫吾府也。府者。所謂靈府也。虛靜澹漠。不容一塵
然則及其未殫。而改之可也。殫成則將不及改。而

禍日滋萃矣。然物豈能殆人哉。人自取之耳。陸云。其反也。緣功。反卽殆意。緣功。由人自取。以為功。為能。故不覺其殉象。而至於喪心。而殆之成也。又非一朝一夕之故。故曰。其果也。待久。然我雖曰殆。而人更不以為殆也。以為吾實當有是耳。如有目。則曰。吾當視色。有耳。則曰。吾當聽聲。有心。則曰。吾當與接為構。如云。好勇好貨。好世俗之樂。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何殆之有。其為是言也。是以殆成禍萃。亡國戮民。而無已矣。國指吾身。民則指吾身中之所有者而言。精太用則竭。氣太

用則耗。神太用則罷。戮民無已者。則其國必亡。不知問是者。曾不講求於是也。是以坐視其亡。而莫之救也。以上盡審與殆之故。以示學者。自此以下。至末篇。承上數段之意。以盡其義。七十二言。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人能問是。則當免其惑。不知問是。故儒墨揚秉惠。

皆僻一偏而不能通觀也。夫足之所踐之少也。猶吾知之所知之狹也。然有所不踰之地而後足之至用博矣。知亦然。有所不知之天而後知之用明矣。大陸云。容足之外。皆為無用。必欲削而去之。其何以放步而前。以收善博之功邪。以譬人之知物所知幾何。亦恃其有所不知者。而後知天之所謂也。此謂心領神會。而有出於見解之外者也。知天之所謂者。知其有大一。大陰。大目。大均。大方。大信。大定也。此等名目。皆莊子所自命。大一者。渾淪未判之謂也。大陰者。至靜無感之謂也。大目者。分而有名

矣。大均者。同而不殊。大方者。廣而不禦。大信者。其中信之信也。大定者。以止衆止之止也。是皆天之所以謂而至矣。盡矣。無復有餘蘊矣。大一則未始有物之先。可以潛孚。而不可以思慮求之。故曰通之大陰。則至靜無感之時。可以心融。而不可以名相得之。故曰解之大目。則可以容吾視矣。大均則可緣而求矣。大方則可兼體之。大信則可稽其方動之期。大定則可執其有常之柄。知天之所謂者。蓋如此。呂註云。為道者。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於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

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者。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能均。和以是非。住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稽以大信。澤焚不熱。河沍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諸解所見。雖少異。而於其大意也。無違。世人知其知之所知。而不知其知之所不知。反有大用。故蒙叟苦口丁寧示之也。九十言。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者。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陸云。人皆謂天不可知。一應委棄人事。而不知人事之能盡即天也。天理人事。何相遠哉。故曰。盡有天。人事盡。乃見其有天。余以為。能循其天。而不以私意參天。則有照也。有照者。謂物理內外分明。而無感也。其所以照者。冥冥不可摸索。雖不可摸索。而其中自有樞也。樞者。緊要之義。齊物論所謂道樞是也。不解而解。不知而知者。以冥有樞也。此樞常超越乎見聞覺知之外。而能使人見聞覺知者也。若欲知之。則當推其未始有始之先。超然獨存者也。故曰。始有彼。彼者。齊物論所謂非彼無我之

彼乃冥有樞之樞。是也。人能盡己則知天。知天而不以私參之。一循其天。則真智煥發。而無物不照。其照而明者。冥冥不可探索。然有樞而有超然獨存於未始有始之先者也。以之解之。以之知之。其知之解之。不以見聞思慮。故自世人觀之。則似不解不知者。此乃真知也。故曰不知而後知之。此非恬知交養而熟者。不可輒知者也。學者其不可不問是者也。三十七言。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頤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

問是已矣。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若有欲問之而知者。不可以無崖。有崖講求之也。陸云。又爲初機。立箇方便門。設欲講求此道。則不可以有崖。又不可以無崖。蓋大方似無崖。而大定似有崖。如釋氏所謂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如此理會。故見其頤滑也。頤。謂升降上下。滑。謂流動旋轉。與齊物論所謂滑疑之滑。同欲取而不能執也。然其頤也。實頤。其滑也。實滑。所謂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實。自古及今。以閱衆甫。更無代易。

亦無虧損。於此不可大商確乎。蓋亦問是而已。奚以惑然為哉。以此不惑之實理解我妄惑之邪見。而復歸於實際。而不惑夫是之謂大不惑也。蓋問則自外而入。與不知而知。不解而解者。何啻天壤。但下學鈍根者。非問則無門可入耳。闔蓋通一本闔下無不字。漢書古今註。揚舉也。摧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循本云。揚者。舉揚也。摧者。反覆手也。當衆舉揚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也。呂註云。問以有崖無崖。皆為有係。崖謂自邊徼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頓不可係。滑不可持。若無

物而有實也。古往今來。若不相代。而不可虧也。能以是問之。可不謂大揚摧乎。揚謂發其幽。摧謂移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能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解之而復於不惑。則庶幾大不惑也。六十一言。

此篇通計三千四百四十三言。盡內篇之餘蘊。以示言外之意。其文奇奧。其理殊絕。自非潛心靜慮。以體得之。豈能達其奧旨哉。諸解互有得失。故交舉以示之。學者請審諸。

解莊卷之十九終

卦今來終不卦外而不可

